

再读《地狱门前》说李真

□王西亮

《地狱门前》是新华社记者乔云华与李真行刑前的对话实录。2004年出版发行时曾引起街谈巷议，热销一时。如今，这本书连同书的主人李真，除了间或有人在文章中作为案例提起外，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

李真，1962年人，师专毕业，做过教师、职工，后以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之职升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2003年11月13日因受贿索贿罪被判极刑。

在李真“双规”至行刑前的3年多时间里，乔云华多次对李真面对面交流访谈，于2004年9月整理成近40万字的长篇巨著《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笔者曾在一周内把全书连读了三遍，并作了近万字的眉批和尾记。厚厚400余页书纸，几乎每页都留下了当时的所悟所思、百感千叹。

今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系列评论终篇《平和心态才有平稳人生》开篇第一句“还记得那个李真吗?河北第一秘,曾经风光无限!”再次触动了10年前读《地狱门前》那份凝重悲怆的情怀。于是,又用了一个通宵,重温对话实录。10年前为自己这位同龄人的人生轨迹——悲欢浮沉而生发出的震撼、遗憾、心痛、心

酸等诸多复杂情感一股脑儿又奔涌到心头……

震撼。李真，一个专科师范生，从1991年至2000年短短9年时间，由一个相当于科级职务的公务员，走到了正厅级国税局长的高位，在青春年少的35岁门槛上攀上了他人生的巅峰。这种超常规、破纪录的仕途升迁速度，即令人羡慕，更令人惊诧。当地人用体制上的巨大漏洞和严重弊端，无不让人瞠目结舌，为之震撼。

遗憾。李真少年得志，仕途顺畅，在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和国税局长要位上，本应珍惜和呵护这份荣誉和责任，但他却得意忘形，滥用权力，贪恋美色，索贿受贿。终在41岁的英年走向地狱之门，铸就了悲情人生。令人深感遗憾。

心痛。李真出生于一个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贡献的老干部家庭，其最初的本质并非十恶不赦。在国税局长位上，他曾为一个老伴患了癌症而带着孙子在垃圾桶边捡烂菜叶的老太太的苦难而眼圈发热，转身回家从别人送的信封中抽出2000元追寻老太太……并怒骂当晚为他送来名牌西装的某一地方官员：“你们他妈的也务点正业？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看不起病了，你们都不管，就知道送!送!送你妈个×呀!”……此情此景，谁能说这饱含同情、掷地有声的动人之言会出自一个受贿千万之巨

的贪官之口?

读到此处，笔者情不自禁在书的天头地角写下“善和恶是相对的，又是交织重复的，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人性的二重组合。”

李真悲剧的原因，一方面缘于他自身心态不平、定力不稳。人生一世，不知道要面对多少动人心魄的诱惑，这些诱惑无时不在检验着每个人的自制能力和抗体强度。可惜，也曾盟誓立志、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做一个百姓爱戴的清官的李真，终于未能经得起红尘滚滚中物欲、色欲的诱惑，一步步在贪腐的泥坑中沉沦下去。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当地当时用人体制的弊端不能不说是李真腐败堕落、走向毁灭的外部因素，领导恩宠着，同事呵护着，下级巴结着，逐渐让他性格裂变，迷失方向，直至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双手伸向金钱美色，最终身败名裂，反误了卿卿性命。

心酸。每读对话实录，有几个细节总是令笔者欷歔不已。一是李真行刑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乔云华在唐山市殡仪馆面对一个光秃秃的灵位牌以及灵牌后边一个约有掌宽、不足尺高的骨灰盒问李真家人：为什么没有名字?家人伤心地说：“不敢写，也不想写，怕惹麻烦，不要说写，一说是他，有个公墓连骨灰盒都不让放!”二是李真行刑时，老母已

年过古稀，儿子只有11岁。在第一次开庭后，母亲去看他，他攥着母亲的手泣不成声，整整半小时都未松开。而过去，他做局长时，常常对母亲发脾气……监舍中，他有一次梦见人家打他的儿子，儿子泪流满面地跪着求他：“爸爸，我不要在别人家了，咱回家去吧……”而他只能望着儿子哭，直到哭醒……他行刑前让人转告儿子：“爸爸因贪早地……最好不要做官……你将来就是掏粪、要饭，也不要……不要贪呀……钱、权都带不来快乐……”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正如中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在该书“序”中所言：“(李真)上演了一幕人们最不愿看到的‘老年伤子、幼年伤父’的家庭悲剧”。三是李真走后，多少个清明节，除了他的家人和《地狱门前》的作者，再没有另外任何一个人去看一眼他那没有姓名、无处安放的黑灰盒……那些当年和他推杯换盏的哥们弟兄……那些挖空心思、要去认识、巴结、逢迎他的官员……那些“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一个又一个“红粉知己”……如今早已风过、烟消、云散。四是管教干部通过监控屏幕看到：一天晚上，李真趁同舍犯人睡着之际，蹑手蹑脚起来偷偷偷抓了一把那个犯人家属白天送来的花生米，然后蹑着脚走进了自己的被窝里……五是家财万贯的李真临走时，陪伴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两个包袱包裹的

濮公山赋

□王文

亘古濮公，飞来之峰。矗立淮上江南，遥望大别关山，俯瞰九曲长淮，襟带古豫荆蛮。脚踏息壤，俯视苍穹。雄踞淮南，重峦叠翠，云霏擎天；北眺中原，秦砖汉瓦，万里平川。据广袤沃野而一枝独秀，霸千里江淮险隘雄关。

人文濮公，纵越时空。女娲炼石补天之时，奇峰梯风沐雨而生。见证盘古开天辟地，历数世代兴衰匆匆。千年盛唐，道士濮公，惊叹此山之丰饶，流连风景之绝妙，遂抛尘世之念，而生隐逸之情，日日采药炼丹，岁岁悬壶济世，庇护远近乡邻，造福芸芸众生。品行万众景仰，美德为后世称颂。是为追思，易名濮公。始皇包举宇内，仍续开疆拓土，集来仙人红线，结鞭赶山造田，濮峰不畏淫威，一心据守淮南，始皇龙颜不悦，怒称“不动”之山。时光穿越北宋，安石杖藜登峰，忽见烧爨之间，一石大放光明，诗人惊呼奇观，欣然题“太阳碑”名。文豪东坡，郁结于胸，怆然来此，踽踽独行，忽见一山横亘，心中肃然起敬，欣然挥毫泼墨，抑郁宣泄一空，墨宝浸巨岩，“东南第一峰”。一方巨石不语，蕴含苍古之美。濮公虽已驾鹤，恩德泽被后生。东坡挥毫传神，濮公济世显灵。登斯山也，可跨越时空与先人对话，能放飞思绪与灵魂共舞。

钟灵濮公，祈福之地。人间仲春庙会，天上蟠桃盛宴，洞天福地，天人同乐。真武神鼎显灵，广纳七州信徒，善男信众，势如潮涌，照来攘往，盛世图景。林间鼓乐震天，钟声悠扬绵长。山顶烟雾缭绕，庙宇香火鼎盛。红男扭腰助兴，绿女比肩踵继，白婆顶礼膜拜，老翁把酒临风。登斯顶也，观朝霞云海，睹腊山夕照。朝濮公山庙，瞻东坡之墨宝；拜恩夫人祠，忆佳人之芳容。求祛灾接福长命百岁，跨越时空噢古人墨香。此乐何极！

毓秀濮公，天下美景。淮水环绕，云蒸霞蔚，深潭倒映，浮光耀金。山花烂漫，芳草萋萋，洞长奇树，谷生幽兰，怪石嶙峋，姿态各异，苍松翠柏，蔽日遮天。古树高藤，松篁排空，水复山重，鸟鸣径幽。有绿苔小径，曲折蜿蜒；有三洞六谷，星罗棋布。有绝壁百丈，鬼斧神工；有悬崖瀑布，飞流激淌。翠柳含烟，紫岚生雾，松涛阵阵，溪流潺潺。树缠攀藤，群鸟盘旋。临溪听泉，似龙吟于天外；近谷迎风，疑虎啸于松间。集腋成奇，聚石成山之美，似黄山之奇，有华山之险。远眺长淮，风舞帆动，渔舟唱晚。俯视幽谷，湖似碧玉，林木森然。

殊奇濮公，物华天宝。珉玉玲珑，晶莹剔透，蕴天地之灵气，冰万世之风雨。天地造化，藏于深洞，历代贡品，名不虚传。石灰洁白如玉，水泥远销四方。密林富藏奇果，徜徉触手可及，品山野独特之韵味，尝朝露夕晖之神工。良禽齐聚，百鸟和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胜丝竹管弦之乐，恰人间天籁之声。野鸟穿行林间，俨然道道风景；野猪出没树丛，遇人遁迹无踪。

嗟乎！嗟濮公，如梦方醒。一桥飞架，天堑畅通。当政大手笔，濮公获新生。清华园掘地而起，濮公湖碧波荡漾，地质公园纳古今奇观，宽阔大道通庭院村落。春雨润万物，秋来群山红。水生烟，烟舍山，云在山峦飘，人在画中游。濮公应无恙，当惊息州殊。

□王道刚

半夜灯前十年事，一时和雨到心头。

小寒骤至，冷雨敲窗。年味渐浓的夜晚，我将自己紧裹在书房方丈间，品茗，静读，思绪游走于冷冷的冬雨与无边的萧瑟中……无法抑制的思念正潜滋暗长，一个身躯佝偻、拎着编织袋的羸弱身影跃入脑际，且愈发清晰、深刻与生动起来——这就是我的姑姑！一位淳朴善良、勤劳坚韧却命运多舛的年近八旬的老人。

姑姑今年77岁。她生在寒冷的1937年12月22日，姐弟四人，姑姑排行老大，是祖母唯一的女儿，因而，我们侄辈一律尊称她为大姑。

大姑一生交织着辛酸与苦水。1955年，读书勤奋的她与伯父一同考取了安徽省正阳农专，举目家父四壁的空屋，手捧大学通知书的她掩面而泣，继

而坚定地将求知、前途连同生存、生活的愿望寄托在大弟一人的肩上。命运垂青，当年秋季，她有幸到安徽省霍邱县龙潭乡政府从事妇联工作，月薪27元。她省吃俭用，接济着捉襟见肘的饥谨日子与伯父拖着木屐草鞋求学的峥嵘岁月。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末，大姑被下放，并从安徽搬到河南老家。1958年，大姑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固始卫校，1960年年底毕业后，第二次端起了“铁饭碗”，先后在“七一”卫生所、罗集卫生所、泉河卫生所和王集卫生所，兢兢业业地从事医务工作。1962年，全国又一次精简下放！知书达理的她积极响应，背起十字药

箱，义无反顾地回到从此厮守一辈子的家，义再也没能走出去的黄土地，一声不响地挑起更沉更重的生活担子。尤为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落实政策，家居穷乡僻壤的大姑竟一无所知！其时，伯父忙于军务，父亲与我的小叔苦于农活奔波生计，仅有一封组织上寄来的调函几经波折数年后流转到大姑手中时已是面目全非，一场火灾也将她的学历证书和下放材料付之一炬！

值得欣慰的是，大姑没有被逆境压垮。相反，勤劳顽强的她，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发挥着学医专长的好处，几十年来，坚持为十里八村的父老乡亲做

接生与卫生保健工作。记忆中，她没有片刻休息，放下镰刀锄头，便洗衣烧饭，如有邻里相求，便背起药箱风一般急急出发，不分白昼黑夜，无论农忙农闲，也从未计较过辛苦报酬——清楚记得大姑每次带回来的无外乎是一块两块肥皂，一条两条毛巾，间或一枚枚红鸡蛋，一把把花花绿绿的小糖。曾几何时，大姑的真诚与善举在当地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也颇用为难得的食物让饥肠辘辘的我们一次次享到了口福。往事历历在目，此时此刻，捧读莫言的《蛙》，大姑与“万心”又是如此相似神似！只不过她极少“手托婴儿，满袖烟汽，朗声大笑”，从没有“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

大姑，您在异乡还好吗

几件洗了又洗的旧衣服和一个塑料胶盆。而李真留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法警架他上刑车时(李系注射死刑)说：“我要方便一下”——对生的可怜渴求，哪怕是仅仅想法拖延一秒种。

李真走了，作为专科师范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算得上时代骄子。如果他不多挖空心思、投机钻营挤上仕途、投身官场，以他的天赋，完全可以成为一名生活安稳、受人尊敬的中学教师；在飞黄腾达、跻身显要之时，如果他能正确定位人生，树立高尚的理想追求，而不是私欲膨胀、贪婪无度，也许能够为地方和百姓造些福祉；如果他为人处世不那么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真正弄明白“上帝要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猖狂”的哲理，也许他不会落得如此“不忠(于党于人民)、不孝(于老母)、不仁(于同事)、不慈(于儿子)”的悲惨下场。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性格决定命运。李真用自己的可悲、可叹、可憎、可怜的一生，对这句话作了最直接的诠释。

李真走了，法律之神送他到另一个世界已过10年。尽管他是那么不想死，不止千遍、万遍地乞求“我不想死”，但法不容情，他最终还是走进了自掘的坟墓。然而，是谁葬送了他41岁、曾经风光无限的生命？是谁演绎了一个“官场新星”的政治闹剧与悲剧？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魄力和决心进行强力反腐治贪的今天，走进地狱的李真短暂的一生及其一生中的所作所为，该给尘世中所有为官、为民、为人父、为人子者留下多少沉重的思考和无尽的遐想？



少女

杨光摄

活着

□时秀敏

电话响起，是一个年轻的声音，阳光的声音。这声音，很让我吃惊。因为她的名字叫王琴。这是我记忆中很久远，却又难以忘怀的名字。这么多年，我似乎害怕触碰，害怕听到她的消息。

没错，那是1998年，息县文代会上，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上台领奖，吸引了所有与会人员的目光，她就是王琴。

其时，我刚到息县电视台工作，拥有年轻的嗅觉和打不退的热情。从朋友处听说王琴的事儿，我立即决定采访她。在息县千佛庵一个普通的院落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王琴。尽管有思想准备，我还是被吓了一跳。26岁的她坐在轮椅上，面色苍白，身材瘦小，是难以想象的瘦，如孩童般的小。她看出了我的惶然，温暖地一笑。等到她开口说话，我所有的不自然即刻消失了。那是动听的声音，如诗般的语言，不时伴着朗朗的笑声。她讲她的童年，她的病，她的坚持和她的梦想。我们一见如故。

王琴家境贫寒，11岁才走进小学一年级的课堂。然而，还来得及升入二年级，一场名叫“皮炎炎”的疾病差点要了她的命。命最终是保住了，可她从此坐上了轮椅，停止了发育，肌肉萎缩，难以站立，不能久坐，行动不便。总之，一

16年了吧？真的偶尔还会想起她。想起她，就会想起我那个早逝的弟弟，那汤冰池里的舞蹈。

我说，真没想到啊。她接过话茬，没想到我还活着是吧？我置可否，她笑了。我说你现在好吗，她说，我去年18，今年16，只是人比黄花瘦。我笑了。她接着说，我现在是真正的皮包骨了，胳膊没有两岁孩子的粗，腋窝处因为拄拐杖已连续皮也没了，不能下蹲，能坐下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我说，可是你的声音还是那么年轻快乐。她又笑了，她说，我感恩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但我没有能力了，只能给大家送去微笑。所以，我每天都要把快乐挂在床头，让它和梦，一样芳香……

她亲切地喊“秀敏”，就像从没分开过的好朋友。她毫不见外地说，我已经拿不动笔了，我有几首诗，只好请你帮我记下来啦。于是，她的诗歌伴着她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来，我用笔一句一句地记下。她说，我种在院中的红梅开了，侄儿侄女跑跑后，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观赏，我就做了这首《福》：“庭院红梅初展容，莺歌燕舞衔春忙。父母安康孙满堂，神仙羡慕笑声朗。”她说，春天的时候，我被推到了田野，看到了一个孩子给田间劳作的父母送饭，就有了这首《收获》：“五月芒种忙，槐花高过墙。娇儿学煮羹，灰脸迎爹娘。”她在《赏花》中写道：“侄女伸出胖嘟嘟的小手/捧一捧阳光/抚擦在我脸上/说/姑姑脸上/也开花了/很香 很美……”

听着听着，一滴泪，滑落了出来。我们一样的，和岁月一起成长，可我，正为奔波和忙碌碌然神伤，为得到和失去举棋不定。我不快乐，可是，我能说得出口吗？活着，不是比什么都幸运的事情吗？

整”，然而，经她接生降临人世的“李手、陈鼻、陈耳、王脚、王肝、王胆……”难以计数，这似乎的确成了大姑聊以自慰的人生回报。

大姑生育五子二女，有两子夭折。大姑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位复员回到“广阔天地”的退伍老兵，一辈子性格暴躁，年轻时对大姑时常非打即骂，十年前溘然长逝……面对命运的逆转，上苍总是不公，咀嚼诸多的伤痛与屈辱，大姑总是苦而不言，笑而不语，这是何等的坚韧与豁达啊！如今，独守空巢的她，唯一的盼头就是偶尔听到远在千里之外务工的四个子女传递的声音！就在半个月前，在我二表兄的再三央求下，大姑方背起装有老家味肴腊品的袋子依依不舍地坐上南下珠海的长途汽车，把背影与念想留给站台上的我们……

万籁俱寂。又一个难眠之夜。拥着室内空调的丝丝暖气，我喃喃自语，再度热泪盈眶：大姑，您好吗？

母亲的叮咛

程永康

十八岁当兵
来到西北边防线
告别家乡的那个晚上
母亲浓浓的泪水
也模糊了我的两眼
她用颤抖的手
抚摩着我的肩膀
反复地叮咛我
“到部队好好干，啊”
谁料，那次与母亲离别
却成了永别
母亲叮咛的话
竟成了遗言
遗憾啊，六个春秋
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但母亲叮咛时的情景
在我脑海里珍藏
激励着我一路向前

训练场上

勤学苦练

练得汗流成河

练出了

钢铁般意志

和庄严的情感

摸爬滚打

打得山摇地动

打出了

军人的豪迈与尊严

任何暴风雨的侵袭

都只能为我增添

戍边的豪情及信念

母亲的叮咛
字字渗入我的血液
边疆的一草一木
深深扎根我的心田
当这里的每寸土地
天天从甜梦中醒来的时候
我仿佛看见母亲笑了
那笑容
恰似绚烂的朝霞
映红了哨所、边防和山川

诗五首

王琴

福
庭院红梅初展容，
莺歌燕舞衔春忙。
父母安康孙满堂，
神仙羡慕笑声朗。

收获

五月芒种忙，

槐花高过墙。

娇儿学煮羹，

灰脸迎爹娘。

乡音

独在异乡的朋友来电话

让我听海的声音

她说，海水很咸

和想家的味道一样

有点苦

说一句家乡的话
拥抱你疲惫的身心
采一片故乡的云
擦去你额头上的汗
待到九月登山时
我们一起去看菊

无题

三伏天气闷热

吃力地转动轮椅

到阴凉处去乘风

侄女满脸焦急闯进房间

拿出自己的太阳帽

举到我的头上

姑姑 戴上帽帽

就晒不黑了

不知什么水从脸上滑落

赏花

满头白发的母亲

驼着背

一手牵着两岁多的孙女

一手搀扶着蹒跚的我去院里看花

父亲搬着椅子跟在后面
对我说
慢慢挪
母亲慌忙扶我坐下

太阳照在身上

暖暖的

侄女用稚嫩的声音说

花很香

她伸出胖嘟嘟的小手

捧一捧阳光

抚擦在我脸上 说

姑姑脸上

也开花了

很香 很美